

梼杌闲评

下

[明] 李清 著



中国禁毁小说壹佰壹拾部

时代文艺出版社

梼杌闲评

下册

[明] 李清著

目 录

目 录

上 册

第 一 回	朱工部筑堤焚蛇穴 碧霞君显圣降灵签 (1)
第 二 回	魏丑驴迎春逞百技 侯一娘永夜引情郎 (16)
第 三 回	陈老店小魏偷情 飞盖园妖蛇托孕 (27)
第 四 回	赖风月牛三使势 断吉凶跛老灼龟 (39)

梼杌闲评

- 第五回 魏丑驴露财招祸 (52)
侯一娘盗马逃生
-
- 第六回 客印月初会明珠 (65)
石林庄三孽聚义
-
- 第七回 侯一娘入京访旧 (77)
王夫人念故周贫
-
- 第八回 程中书湖广清矿税 (90)
冯参政汉水溺群奸
-
- 第九回 魏云卿金牌认叔侄 (105)
倪文焕税监拜门生
-
- 第十回 洪济闸显圣斥奸 (118)
峄山村射妖获偶
-
- 第十五回 魏进忠旅次成亲 (135)
田尔耕窝赌受辱
-
- 第十二回 傅如玉义激劝夫 (149)
魏进忠他乡遇妹
-
- 第十三回 客印月怜旧分珠 (164)
侯秋鸿传春窃玉
-

目 录

第十四回	魏进忠义释摩天手 侯七官智赚铎头瘟	(179)
第五回	侯少野窥破蝶蜂情 周逢春摔死鸳鸯叩	(193)
第十六回	周公子钱神救命 何道人炉火贻灾	(208)
第十七回	涿州城大奸染痨 泰山庙小道怜贫	(222)
第十八回	河柳畔遇难成閼 山石边逢僧脱难	(235)
第十九回	人灵崖魏进忠采药 决富贵白太始谈星	(246)
第二十回	达观师兵解释厄 魏进忠应选入宫	(259)
第二十一回	郭侍郎经筵叱陈保 魏监门独力撼张差	(271)
第二十二回	御花园嫔妃拾翠 漪兰殿保姆怀春	(285)

持机闲评

第二十三回 谏移宫杨涟捧日 (299)
诛刘保魏监侵权

第二十四回 田尔耕献金认父 (311)
乜淑英赴会遭罗

下册

第二十五回 跛头陀幻术惑愚民 (323)
田知县贪财激大变

第二十六回 刘鸿儒劫狱陷三县 (334)
萧游击战败叩禅庵

第二十七回 傅应星奉书求救 (345)
空空儿破法除妖

第二十八回 魏忠贤忍心杀卜喜 (356)
李永贞毒计害王安

第二十九回 劝御驾龙池讲武 (367)
僭乘舆泰岳行香

第三十回 侯秋鸿忠言劝主 (378)
崔呈秀避祸为儿

目 录

第三十一回	杨副都劾奸解组 万工部忤恶亡身	(391)
第三十二回	定天罡尽驱善类 拷文言陷害诸贤	(403)
第三十三回	许指挥断狱媚奸 冯翰林献珠拜相	(416)
第三十四回	倪文焕巧献投名状 李织造逼上害贤书	(427)
第三十五回	击缇骑五人仗义 代输赃两县怀恩	(437)
第三十六回	周蓼洲慷慨成仁 熊芝风从容就义	(448)
第三十七回	魏忠贤屈杀刘知府 傅应星忿击张金吾	(457)
第三十八回	孟婆师飞剑褫奸魄 魏忠贤开例玷儒绅	(468)
第三十九回	广搜括扬民受毒 攘功名贼子分茆	(479)

持杌闲评

-
- 第 四 十 回 据灾异远逐直臣 (487)
假缉捕枉害良善
-
- 第 四十一回 袭奴卖主列冠裳 (497)
恶宦媚权毒桑梓
-
- 第 四十二回 建生祠众机户作俑 (509)
配宫墙林祭酒拂衣
-
- 第 四十三回 无端造隙驱皇戚 (522)
没影叨封拜上公
-
- 第 四十四回 进谄谀祠内生芝 (534)
征祥瑞河南出筮
-
- 第 四十五回 觅佳丽边帅献姬 (546)
庆生辰干儿争宠
-
- 第 四十六回 陈元朗幻化点奸雄 (557)
魏忠贤行边杀猎户
-
- 第 四十七回 封三侯怒逐本兵 (569)
谋九锡妄图居摄
-
- 第 四十八回 转司马少华纳略 (580)
贬凤阳巨恶投环
-

目 录

第四十九回 旧婢仗义赎尸 (593)
孽子褫官伏罪

第五十回 明思宗旌忠诛众恶 (605)
碧霞君说劫解沉冤

第二十五回

跋头陀幻木惑愚民
田知县贪财激大变

诗曰：

斗间妖气起东方，黯黯行云蔽日光。
萤焰只应依草木，怒螂空自逞魍魎。
文翁化俗还随俗，黑闼称王却悔王。
路入青徐悲往事，嗟哉白骨卧斜阳。

话说玉支把鸿儒扯进房坐下，道：“檀越有何心事，神情恍惚？”鸿儒道：“没有甚事，睡熟惊醒，故此心神未定。”玉支笑道：“罢了罢了，只是丢得那梦中人冷落些。”鸿儒道：“没有甚么梦中人。”玉支笑道：“就是施银镯的那人。”鸿儒惊讶道：“这和尚真是异人，竟能未卜先知，不但知我心上之事，连这梦寐中事他都晓得，真是异事。”于是答道：“弟子道不坚，尘缘未断，有犯吾师法戒。”玉支道：“非也。人皆从欲界生来，这一点种子怎么脱得？莫说凡人难脱，即

吾辈修到无上之境，亦不能无欲。须直修到无欲天人之地，方能解脱。男女之际，虽圣人亦不能忘情，何况公等少年？但此事亦要有缘。夫妻相配谓之正缘，调情相爱谓之旁缘。我看此女不特俊俏聪明，且多贵气。我留他在此，亦非无意，且看公的缘法如何，若有缘，管你成事。”鸿儒道：“老师若与弟子玉成，弟子生死不忘！”玉支道：“再迟数日，等他住定了再处。”

又过了数日，乃二月十九日观音大士降诞之辰，起建庆贺道场。早斋后，玉支领众登坛焚香，赞诵过，然后登台，说一回法，讲一会禅，无非是三丰喻品外像皮毛，午后才收卷。只见许多男女拥在台下叩头道：“弟子等蒙老爷法旨，在此听法悟道，日听老爷发明经旨，略有解悟，但不知从何处悟起。望老爷大发慈悲，使弟子明悟真空，脱离苦海，永不忘恩。”玉支道：“道在人心，原是明朗的。但你等众生生身之后，为情欲所迷，掩了本来面目。那一点灵明本体，原未尽绝。就如镜子一般，本是光明的，为尘垢所污，把光掩了，一加磨洗，依旧光明，惟在大众自家努力。尔等既有诚心，今晚可都到方丈里来，各领神水一口，回去默坐存想，自见本来面目。”说罢下台入内去了。众男女叩头念佛，起身各散。

傍晚时，玉支叫执事僧众，取洁净缸一口，放在方丈当中，满贮清水，焚香念咒，书符三道焚之，叫大众人来各衔一口，慢慢咽下，回去宁神打坐。那和尚却也古怪，不知用何法术，人人所为之事，一生善恶皆见，吓得众人毛骨悚然。次早，往方丈中叩头念佛，称谢道：“老爷法力玄妙，使弟子等回光反照。”玉支道：“也算不得甚么法力，不过拨

开你们的尘迷，现出本真，于尔等亦无大益。若果能于此一明之后，日日加功刮磨，方有进益。若今日稍明，明日又蔽，依旧于道日远。然此等功夫，必须死心塌地，先要把脚跟立定了，生死不顾才可。若有一点疑惑，终成画饼。”众男女叩头哀告道：“弟子们愚蒙半世，如梦方醒，望老爷超脱苦海。”玉支道：“尔等不过片时回照，所谓在境厌境；若遇火宅，又被他焚了。必先于死生性命关头，打叠得过，方有根基，然后方得入静定戒。但悟虽有迟早，闻道有难易，早的放下屠刀，立刻成佛；迟的千磨万炼，方得成空。传道要因材而荐，受戒要勉力而行。虽日夜不离，受苦中之苦，方能入门，心无系恋，志向不移方可。汝等大众，须要自己斟酌定了，另日再报。”诗曰：

似嫌慧口破愚顽，白日常寻一钓竿。
男女倾诚来受戒，个中秘密不能言。

玉支说毕，退了众人。那周氏母女走到他房前，却好迎着刘鸿儒。周氏道：“山主，请坐拜茶。”鸿儒巴不得这一声，便道：“岂敢！”即随他进屋里来。那周氏取过竹椅子，请鸿儒坐下，说道：“连日在此，搅扰不安。”鸿儒道：“好说。忙中有失，管待甚是有慢。老爷问你们悟中可有些省处否？”周氏道：“老爷虽是法言教诲，但我们愚蒙，不能领略，如今还是面墙。”鸿儒道：“老爷在大众前，也不过这几句劝人为善的常言；若要认本心，没有下手的工夫，怎能入道？那真切的道理，要人自己去探讨恳求，才得到手。常言道：‘六耳不传道，勿作等闲看。’”周氏道：“我只为讨不着

持杌闲评

丈夫，多行杀戮，故此回头悟道，求脱轮回。幸得老爷提拔，只不过随众参考，早晚欲求一见也不可得。”鸿儒道：“这不难，老爷每晚出定后，必与我们清谈妙果。今晚我引你母女去见他，你们须要斋心静念，方可见他。至于肯传不肯传，就看你们的缘法了。”周氏道：“好极，若得山主大恩引见，我就死也求他一个结果。”鸿儒怕人知觉，连忙起身出来，嘱咐道：“黄昏后我来叫你，不可乱行。”

果然，母子沐浴斋心，等到晚点灯时，禅堂钟鼓齐鸣，众僧课诵毕，小侍者放了施食，各各归寝。鸿儒悄悄与玉支说过，才来引周氏母女到方丈里来。走到静室内，问侍者道：“老爷在何处？”侍者道：“入定未回。”鸿儒轻轻揭开帘子，见几上香烛齐排，玉支垂头打坐。鸿儒叫周氏母女跪在几前，他便抽身出来。二人跪有半个更次，玉支才开眼问道：“下面甚么人？”周氏叩头道：“是弟子周氏，志心朝礼，恭叩老爷法座，恳求道法。”玉支道：“你不去信心悟道，却半夜来我静室搅扰，是何道理？还不快去！”周氏道：“弟子皈身、皈神、皈命，望老爷大发慈悲，俯垂教诲。”玉支道：“何人引你进来的？”周氏道：“是山主刘老爷。”玉支道：“本当即刻逐出，且看山主分上，且起来讲。”玉支也下禅床，叫侍者取茶来吃。只见两个清俊小童，捧着一盒果品，一壶香茶，摆下几个磁杯。玉支道：“请山主来。”少顷，鸿儒进来道：“二位女菩萨请坐！”周氏道：“老爷在此，不敢坐。”玉支道：“坐下好讲。”于是一桌坐下。那乜淑英坐于周氏肩下，未免遮遮掩掩的害羞，不肯吃茶，只低着头。玉支道：“你们要闻的甚么道？”周氏道：“弟子只望老爷超脱苦海，免堕轮回。”玉支道：“法有大乘小乘，有家教象教，

皆能超脱轮回，毕竟以大乘为主。凡学道者先守三皈，后遵五戒。何为三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何为五戒？要不贪、不嗔、不爱、不妄、不杀。五者之中先要戒妄，凡事妄言、妄念，最难收拾。惟静、定二字最难，极为紧要。静则诸念不生，定则诸妄不乱。然此静定须从悟中来，故入道者先看你悟性何如。既有心学道，只在静室中。”侍者又斟上一杯茶，鸿儒将果子递在那淑英面前，乜淑英含羞不接。玉支道：“你为何不吃？”周氏道：“他害羞哩。”玉支道：“羞从何来？你我虽分男女，在俗眼中看若有分别，以天眼看来总是一个，原无分别。譬如禽兽，原有雌雄，至以人眼看之，总是一样，何从辨别？况我等这教，何以谓之混同、无为，只为无物无我，不分男女人物，贵贱贤愚，总皆混同一样。况我辈修行，只以一点灵明要紧，至于四大色身，皆是假托，终于毁坏。故我佛如来，先撇去色身，剔足断臂，不以为意，故能成佛做祖。观音立雪投崖、舍身喂虎，凡可以济人利物之事，皆肯舍身为之。你如今光存一点羞念，是从色相中出来，先犯了贪、爱二戒，何以悟道？以后切不可如此！”那乜淑英被他几句胡言，说得果然忍着羞，接过果子来吃。至更深时，安他母女在禅榻前打坐。

自此为始，每日不离，常时花言巧语，谑浪诙谐，把那女子说动了心。正是烈女怕闲夫，妇人家水性，能有几个真烈的，不久已被刘鸿儒弄上手了。正是：

一朵娇花出内阑，何人移种傍禅关。

狂蜂浪蝶齐飞人，零乱芳红一夜残。

持杌闲评

那女子破身后，两个人如胶似漆；那周氏也才四十余岁，也打在网内，做了和尚的老婆，把个静室禅房变做了锦营花阵。

一日，鸿儒在客寮中同几个斋公管账的说：“近日钱粮稀少，一日所入，不彀一日支用，怎么区处？”几个老斋公道：“一日有千余人吃饭，如今正值农忙，人人有事，再一两日《法华经》讲完，且散了人众，到麦熟时再举何如？”众人齐声道：“其法甚善。”刘鸿儒口中勉强答应，心中忐忑不宁，想道：“若要散会，周氏母女抛舍不得；若不散会，又没钱粮供众。”只得在廊下走来走去，郁闷无计。忽听得一人说道：“若无钱粮，何不来问我。”鸿儒抬头看时，只见一个人坐在大殿台基上捉虱子。见鸿儒走来，便起身道：“山主为何有不豫之色？”你道此人生得如何？只见他：

短发齐眉际，金环坠耳旁。
双眉常凸兀，身体更肮脏。
直裰裁深皂，丝绦束杏黄。
声音多响亮，拐李众称扬。

这头陀乃堂中化油供厨的人，姓李，因跛了一足，人都叫他跛李。鸿儒道：“老李，你不去化油，怎么在此闲坐？”跛李道：“油已化完，交与厨上了。因为没钱粮，故在此寻个计较。”鸿儒道：“正是钱粮不足，不日就要散会了。”跛李道：“山主原约要讲《华严楞伽》的，如今一部《法华》尚未讲完，怎么就要散了？将来何以服人？我倒有个计较，只要山主请我一斋。”鸿儒道：“果有计策，一斋何难？同我

来。”鸿儒同他到禅堂，邀他坐下，叫侍童泡好茶，拿桌盒来与他吃。跛李也不谦让，吃个罄净。少顷，厨主办了好斋来，素菜摆上一桌。他叫了一声：“多扰！”便低着头又吃得碗碗皆空。随后点心汤饭来，样样不辞。吃完，才合掌欠身道：“谢山主！”说罢往外就走。鸿儒拦住道：“你怎么就走？且说这钱粮从何出处？”跛李笑道：“山主好狠呀！一顿斋你就要换若干钱粮。你且莫慌，自有来处，便见分晓。”说毕，大笑而去，鸿儒也没奈何，只得独立在房中纳闷。

直到半夜时，正在睡梦中，猛然听见人喊道：“不好了！那里火起了！”急坐起看时，窗子上映得通红。忙披衣出来，只见人都乱窜，齐道：“是大殿上。”齐拥前去，只见正殿上红光紫焰，有十数丈高，忙叫人取水来救。众僧俗等俱拿火叉、水桶来，只见殿上格扇砖瓦丝毫未动，却又火气逼人。内中有胆大的，便走上去推开格扇，屋里却不见有火。再看时，只见一个新雕的大佛座上安的一面镜光上火光出，还未有佛。忽见跛李拉着刘鸿儒进来看了，向耳边说了几句。鸿儒道：“汝等不要惊慌，这是我们的功德感动佛菩萨，降祥光普照众生，且请玉支法师来颂圣谢恩。”少顷，只听得一派音乐，两行灯烛，引着玉支和尚上堂诵经。叩谢已毕，说道：“神光从镜中出来，必有奇异。可取个锦袱子来盖了，待我入定去恭叩如来，问个明白。”即在殿上放下蒲团跏趺，入定去了。众人皆散，各各安寝。到天明时，红光渐收。直至辰刻，玉支才出定，宣大众上堂齐集，他便说鬼话道：“我定中叩见如来，说山主法会精虔，故降祥光于宝镜，能照人三世：初照前生之善恶，次照今世之果报，三照来世之善果，须以三六九为期。来照者必须虔诚顶礼，若稍有懈

息，雷部施行。”说罢，下坛回方丈去了。

是日乃四月初一，到初三日为始，凡在会的都来齐集。玉支便装模作样的念诵。跛李为宝镜护法，乜淑英为捧镜玉女，揭开锦袱，跛李手持法水，口中念了咒，将柳枝蘸水洒于镜上。少顷，那镜子就放出光来，约有三尺高。叫男女们分班来照，果然各照出前生善恶，人畜一一皆见。到初六日，又照今生贫富寿夭。初九日又来照后世，或神人鬼畜一一不同。引得那些愚民，皆死心塌地，十数日间，四外传遍这个消息。那三山五岳的人，都引了来，每日人山人海，施舍金银、财帛，不计其数，米粮车载驴驮，堆集如山。也不讲经说法，只是照镜。

正是无巧不成辞，却好东阿的田知县上府，打从九龙驿过，见满路上男男女女，纷纷攘攘的行走不绝，便叫地方上人来问。地方禀道：“这是前面九龙山，有个山主刘鸿儒启建讲经道场，于本月初一日感动佛爷降祥。天赐宝镜，能照人三世的事，故此远近乡民俱来照因果。”田知县道：“你可曾去照？”地方道：“小的已照过，果然今世一毫不差。”田公道：“那刘鸿儒是何处人？何等人家？”地方道：“是东阿县人，祖上说是做过官的，他父亲叫做刘天祐。他家三世好善，年年建会。”

田公听了刘天祐三字，不觉触着叔子相托之事。回到县中，即叫传张治、胡镇来问道：“前日上司有牌来禁止邪教，我差你们领告示晓谕各乡镇，为何如今依旧盛行？尔等坐视不拿，何也？”张治道：“本县并无此事。”田公大怒，说道：“胡说！九龙山妖镜惑众，你们难道不知？”胡镇道：“九龙山是邹县的地界，小的们怎敢越境去拿？”田公道：“地界不